



在三峽順江而下

羅偉章

文學溪林

我對中國古代的石刻藝術，向來缺乏欣賞，簡單地說，就是不喜歡，尤其是彩繪石刻。這可能與之傳達的主題有關，還與人物的造型有關。他們都過於富態了，眉眼投射出的內心，是沒有止境的隱忍，即便是兇神或惡煞，也讓我深深體味着隱忍的悲情。

我的這種心思，已被菩薩知道，在重慶大足寶頂山上，給觀音、如來、智慧菩薩拍照時，不管從哪個角度，焦點都能自然而聚在祂們臉上，給德行菩薩拍照，卻怎麼也不行。祂生氣了，覺得我不懂得隱忍在我們的文化傳統當中，特別在我們的民族性格當中，佔據着多麼顯要的位置，又有過多少感天動地的承擔；德行菩薩據此認定，我德行不夠，便懶得讓我拍祂。我朝祂一笑，偏偏按了兩下快門。相距數公里外的北山石刻，我更喜歡些，可能是風格多樣且少彩繪的緣故，中有一少女，情態宛

然，聽當地文化幹部講，汪曾祺曾來這裏，看了這尊雕像說：「拜菩薩不如拜少女。」聽後我有些不舒服。我聽出了一種「小」。

汪先生的文字我是熱愛的，但那是讀過一部傑出的大部頭之後，用他的文字為雄偉的山峰點綴花草。正如唐宋，唐的磅礴，宋的婉約，便是山峰和花草的關係。當山峰不在，花草便失去依附，一個民族就慢慢走向枯萎和衰落。

磅礴既可是一種成就，也可是一種廢棄。對此，涪陵816地下核工程可以為證。該工程動用了6萬工程兵，挖洞子歷時8年，安機器歷時9年，共費17年，但機器未安裝完畢，就叫停了。我們看見的，是它的「停頓」。一個人還沒長成，就不再長了。停頓因此成為廢墟，成為終結。它最終以無用之物面世。但未必，人們從洞裏退出來，都禁不住一聲嘆

息，彷彿有所得，又有所失，進而震撼，思索。想當年，它的開挖是秘密的，甚至那個鎮子的名字也從地圖上抹去，而今再次走到太陽底下，卻成為被瞻仰的遺蹟，還為這遺蹟唏噓不已。我因此有了疑惑：整個工程是在山裏，並未對外在地貌上帶來多大改變，後來人為何不能以從前的目光——也就是根本就沒實施這項工程之前的目光——去看待它？回答當然是不能。別說耗時17年的巨大工程，就是隨便挖一鋤，世界也會有所改變。「你行動，你留下」，人們思索的，就是這個，並從6萬人當中的每一個個體，從17年當中每一天的生命演進，迂迴曲折地找到了自己。歷史，是幫助你找到自己，而且是找到最好的那個自己，如此，歷史就有了溫度，廢墟，不再是磅礴的廢墟，就不再是無用之物，也不再是停頓，而是淬煉和生長，並因此具有了非凡的意義。

「鬼城」豐都則是別一番情景。我曾在小說《大河之舞》裏描述它何以成為鬼城：十萬巴人被秦軍圍困，比黃昏圍困大地還要嚴密，可一夜之間，十萬眾神秘消失，連聲嘆息也沒留下。這就是巴人至今未被破解的謎。我喜歡這段類同傳說的歷史，它預示着任何一種圍困，都能在天地間找到出口。現實中的豐都城，倒是有些輕忽了。天快黑進鬼城參觀，只能倚仗導遊的手電筒才能勉強看清。我第一次見到那樣的閻王像：端莊而美。這真好。面對這樣的閻王，我有一個想法：問問我父親、母親和外婆，問他們去陰間過得怎樣。作為陰界最高長官，閻王自然不會給人格外開恩，但我想去打聽的人都是好人，閻王是如何評判他們的？他們現居何處？是否憂愁？是否快樂？我問了，但閻王沒回我。不過那夜我睡得特別安寧；我很難在賓館裏睡得這樣安寧過。這讓我對一切疑問放心，並對人的歸宿充滿感激。

萬州新城在舊城的80米之上，我們走在濱河路，便是走在城市之上。長江就在身邊，可它

已不再奔流，因為它現在已不叫長江，而叫庫區。我總感覺到，庫區水面80米之下的舊城，還活着，還在演繹着人和萬物的歌哭悲歡。

走三峽，其實是走歷史，到任何一個地方，我們都跟歷史碰面；比如到奉節，人們就會說白帝城託孤，會說李白、杜甫和劉禹錫在奉節所作的詩歌，尤其是杜甫的兩句：「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大氣蒼涼。由此我想到香港詩人黃燦然所寫的《杜甫》：

從黑暗中來，到白雲中去
歷史跟他相比，只是一段插曲
戰爭若知道他，定會停止千戈
痛苦，也要在他身上尋找深度

奉節作協因此很有底氣，出語驕傲：「我們奉節有個刊物，你們寫的東西，只要好，我們就發。」這驕傲是歷史贈給他們的，實在是好。

這種好順江而下，直至巫山。巫山有波瀾壯闊的絕美風光，但人們津津樂道的，是神女峰。對巫山神女，古往今來那麼多人說過了，因此我無話可說。只想說說，巫山因為有神女峰，被稱為「中國戀城」，每到深秋時節，巫山紅葉又為「戀城」披上了絢爛霞光。近二十年來，巫山每年舉辦「紅葉節」，以歌舞、曲藝、器樂、音樂劇、微电影、詩歌和攝影大賽等形式，藝術地展現「金秋的詩」「故鄉的紅」「紅葉的愛」等主題，引來八方遊客。紅葉予人喜慶、浪漫和遐想，卻不知紅葉之所以紅，是因為土薄。巫山的土，薄而且瘦，因此秋葉紅得格外艷麗。土稍厚一點、肥一點，色彩就有些渾濁，不再那麼好看。

人們在欣賞紅葉、讚美秋色的時候，何曾低下頭去，看看泥土和泥土底下的根。

（作者為中宣部第十六屆「五個一工程獎」獲得者、郁達夫小說獎獲得者、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

奉節處於三峽庫區的腹心。資料圖片



冬韻三章

錢國宏

霜花

總是在黎明冒芽的寒氣中
霜花成版成版地發表
版式相當活潑
鄉間萬物 五穀六畜
春種秋收 小滿大雪
聚在玻璃窗上探頭探腦
譜成冬月裏最美的章節
洋洋灑灑
嵌進人們的視野
晚起的太陽在雞鳴中凝視觀望
生怕匆忙間誤讀了
這期鄉村版的《清明上河圖》

雪村

村莊的紋理
布滿寧靜溫柔的祥光
隨季節赴約的雪
在農人的鼾聲中飛揚
此刻 農事均已歇息
只有雪白的音符穿壘而至
淹進了街巷
萌發出一串串葫蘆
和一爐爐烤地瓜的馨香
雪後的村莊
是盛開在鄉土夢裏的一朵睡蓮
本質如初 儀態萬方

凍豆腐

從秋天走來的豆粒
出落成潔白的正方體
被雪花和北風雕成
村巷裏綻放的咕啞聲聲
凍豆腐咧——

一如北國農人的心胸
凍豆腐 方方正正
把一冬的蛋白
塑成堅硬
等待來年的春風
喊來滿壘的犁耨
以及整個平原的柳綠花紅！

放開喉嚨唱吧
盛產農業的地方只有兩種節氣
或者雪白
或者金黃！

（作者為中國散文家協會會員、中國民俗學會會員、遼寧省作協會員）

時代詩行

奶奶熬的臘八粥

張新文



窗明風和

冬至已過，時序步入了臘月。冰凌凝結，風似刀子，大地籠罩在一片肅殺之氣中。

而在這冰冷的世界裏，在我記憶的深處，卻有一道暖流在心頭湧動，那就是奶奶熬的臘八粥。「小孩小孩你別餓，過了臘八就是年。」在兒時的記憶裏，臘八一過，年就近了。那時，奶奶總是在黎明破曉之前，早早起床開始熬製臘八粥。紅紅的爐火，裊裊的熱氣，伴隨着鍋裏咕嘟咕嘟的聲音，那是冬日裏的晨曲，是年來的序曲。

臘八粥的食材很普通，卻也講究。紅米、紅棗、薏米、綠豆、紅豆、黃豆、黑豆、花生……每一種都承載着一份美好的寓意。奶奶說，這紅米和紅棗寓意着日子紅紅火火；薏米和綠豆寓意着清清爽爽；紅豆和黃豆寓意着恩愛和諧；黑豆和花生則寓意着子孫滿堂。這不僅僅是一道美食，更是一份對美好生活的祈願。每年秋天收穫的季節，奶奶就開始挑揀熬製臘八粥的食材，豆兒要挑籽飽滿的，花生要挑雙仁的；紅棗要挑個頭最大的……那時我們還小，不懂得奶奶的心願，就會纏着奶奶問：「臘八長得啥樣兒？幹嘛這麼認真地挑選棗兒啊、豆兒啊的？」忙碌的奶奶會摘下眼鏡，一副很嚴肅的樣子，說：「你們還小，咱老百姓這日子啊！圖的就是吉利，圖的就是盼頭，就好像你們書本裏講的夢想和希望哩！」今天我明白了，那時奶奶的話裏，隱藏着很多樸素的道理，每個家庭的夢想匯聚起來，不就是偉大的中國夢嗎？

在寒冷的冬日裏，一家人圍坐在爐火旁，喝着熱騰騰的臘八粥，暢談一年來的耕耘和收成，再把來年的期盼和希望種在春天裏，那份暖意融化了所有苦難、汗水和寒意。粥的甜香與家的溫馨交織在一起，化作一股暖流，湧入心田；那些甜



臘八粥的味道是我人生中最美的味道。AI繪圖

蜜的瞬間，如同熬得黏稠的粥，沉澱在記憶深處，定格成為永恒。

如今，奶奶已經離我而去，但每逢臘八，我總會想起她熬的臘八粥；那熟悉的味道彷彿穿越時空的隧道，讓我重回兒時的歲月。而今我也繼承了奶奶熬製臘八粥的傳統，每年臘八都會親手熬製一鍋臘八粥，讓家的味道瀰漫在空氣中，溫暖每一個寒冷的冬日。每到臘八粥快要熬製成功的時候，妻子總會舀幾勺蜂蜜放進去，我會有意無意說妻子又來添亂了，她的一副表情，要比奶奶還要嚴肅：「現在的日子比蜜都甜啊！喝了這甜甜的臘八粥，我們一家要懂得感恩才對啊！」望着窗外飄灑的雪花，我心中不禁感慨萬分……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奶奶的身影和那些美好的記憶永遠珍藏在心頭，就如同這臘八粥的味道，永遠地烙印在我的味蕾上，成為我人生中最美的味道。

農曆新年將至，願每個人都能品嚐到那份家的溫馨與甜蜜，就如同品嚐到奶奶熬的臘八粥的味道，讓我們在寒冷的冬日裏，感受那份永恒的溫暖與美好。

（作者為中國詩歌學會會員、江蘇省作家協會會員）

記憶中的那雙手（下）



指間歲月

趙陽

外面漸漸光亮起來的時候，火車已經從河南進入河北。不知是誰喊了一句：「雪，好大的雪啊！」我望向窗外，大地上白茫茫的。我愈發地歸心似箭。可就在這時，車卻停了——因為天氣原因，臨時停車。廣播裏還說：「列車晚點運行，約兩個小時。」

我一下子急了。舅舅的話在耳邊重複着，他字斟句酌的提醒，卻是那麼真實地字字句句刺痛我心。母親，母親在等我啊！而我，卻什麼都沒做了，甚至連一張機票都買不起！我恨自己沒有用，恨自己沒有「快快長大」、為母親擲起家庭的千斤重擔，只恨自己因為在外求學、都沒能在床前陪伴，只恨自己不能立時依偎在母親身邊、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出現在她眼前！這時的我，再也承受不住，咬着嘴唇啜泣起來。

這時，一雙大手拍了拍我的腿。淚眼中，我抬起頭。一個男人站在我跟前。「別哭了。」他的聲音不大，卻很有力。

我趕忙從鋪位上下來，抹着淚，連聲說着「對不起」——我以為是自己不好，吵到了他人休息。我細看了看這個男人，三十多歲的樣子，瘦瘦高高，皮膚有些古銅色，穿着深藍色的夾克，乾乾淨淨——我猜不出他的職業，但「別哭了」三個字，似乎並沒有什麼惡意。

他按了按我的肩膀，讓我坐在夜裏和阿姨聊天的那個小凳子上，對我說：「我就在隔壁的下鋪，昨天晚上你們的話，我都聽到了。你媽媽不容易，你趕回去看她，也不容易。」說着，他又把頭轉過去，對阿姨說：「大姐，你那手機再借給這兄弟用一下吧。」阿姨把手機拿給他看，「處理了太多的短信，現在是一點兒電都沒有了……」阿姨又像是想起了什麼，「你昨晚打電話，舅舅怎麼說？」這一句，讓我好不容易止住的眼淚又「唰」地流下來。「舅舅……舅舅說，媽媽……媽媽快不行了……」

男人看看外面的大雪，沉吟片刻，問我：「身上還有錢嗎？」

我搖了搖頭。

他不再說什麼，從他的公文包裏取出八百塊錢。然後一把拽過我的手，將錢放在我的



我堅信世界的底色是那樣的溫暖和美好。AI繪圖

手掌中，再用力地攥起來。「拿着！」說罷，他又朗聲和與我相鄰鋪位的幾個乘客說：「這個大學生家裏遇到了急事，母親病危，他趕回去與母親見面，大家能幫忙的就幫幫忙，給他湊個機票錢，這大雪天，火車晚點不知道到什麼時候！」阿姨拿出五百塊，給了男人；其他幾個乘客，猶豫了一下，有的拿了兩三百，有的拿了幾十塊。男人接過錢，很認真地向眾人道謝。他把錢理了理，又塞到我手裏，「拿好！這些錢，買機票；再坐車，基本上夠了。」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見我一時間有些「呆訥」，男人和阿姨都來叮囑我：「千萬要把錢放好！」

我問男人：「可以把您的地址和名字給我嗎？等我以後工作了……」

不等我說完，男人擺了擺手，說：「你就記着，有這麼多好心人幫過你，就行了。」

我不甘心，問他是哪裏人。男人笑了：「我是福建人，廈門的。你記着有過這麼一個福建大哥就好！」

那天中午，車到北京西站。福建大哥和北京阿姨一起陪我出了站，把我送上了去機場的巴士。天空依然下着大雪，我一次又一次地回頭，一次又一次地揮手……

來到病榻前，舅舅告訴我，母親已經昏迷好幾天，氣若游絲。母子連心，就在這時，母親忽然睜開了眼，見到我，含混不清地說着什麼，顫巍巍地伸出手，努力地攏着。我忙偎在她身邊，她的手撫摸着我的腦袋，一下，兩下，三下，然後就不動了——母親就這樣離開了我。舅舅哭着說：「你媽媽就是在等你回來、等着見你最後一面，才把這口氣息堅持着呀……」

這段經歷，我永世難忘。在我的心中，始終有那雙雙陌路人的手傳遞給我的溫暖，他們把世間的善良與愛，深深地種在了我的心間。大學畢業，工作，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不論是遭遇怎樣的困難，遭受怎樣的不公，我都依然堅信，這個世界的底色是那樣的溫暖和美好，風雨過後一定有碧海藍天。

二十多年過去，我時常想起深夜裏陪伴我的阿姨、仗義又善良的福建大哥。茫茫人海，或許我這輩子再也沒機會見到他們。但我始終記得那個大哥的話。於是，大學畢業後，我不但每年都抽時間去福建，特別是廈門走一走，更是在工作與生活中結交了很多福建的朋友。多麼希望，此刻，好心的福建大哥和北京阿姨也能看到這篇文章，我們能夠再次相見，能讓我親口說一聲謝謝，能讓我緊緊地握住你的手，像二十多年前一樣，握緊人性的光輝、傳遞生命的光芒。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專欄作家）